

盲童们的足球梦

新疆喀什地区莎车县特殊教育学校,午后的暖阳洒向碧绿的球场,一场特殊的足球赛正在进行。新疆盲足少年坐镇“主场”,迎战上海盲人足球队。

他们佩戴白色遮光眼罩,身着整齐队服。尽管看不到,但他们依旧在绿茵场上听声辨位,带球奔跑,并与队友传切配合,射门得分。

”

盲人足球除了守门员视力正常外,其他盲人运动员需要靠声音辨别方向:比赛使用的4号足球内胆里有6组铃铛,铃铛的声音提示着球的位置。对手球门后站着一名进攻引导员,和中场的教练、本方的门将一起,通过呼喊声标识出攻防区域。盲足队员的要球和跑位,则依赖互相之间“喂喂喂”的叫喊。

比拉力·亚森是最早加入球队的球员之一,被大家称为“大力王”。就在4个月前,他和另外3名盲足少年飞越5000多公里,来到上海。那也是比拉力参加的第一场正式比赛,陌生的场地让他感到紧张,好像回到了初次踏上训练场的时候,分不清球门所在的方向,也找不到队友和那个足球。确切地说,他的感觉失准了。返疆后,他“疯狂”打磨自己。这一次在主场,比拉力在赛场上展现出强有力的进攻和防守状态。

2021年,在上海市教育委员会、上海市残疾人联合会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指导下,经上海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和莎车分指挥部、上海市人民政府驻新疆办事处、莎车县委宣传部、莎车县教育局《喂喂喂足球队》纪录片摄制组、莎车县残疾人联合会等单位,上海市盲童学校携手帮助莎车县特殊教育学校成立首支盲人足球队,取名“喂喂喂足球队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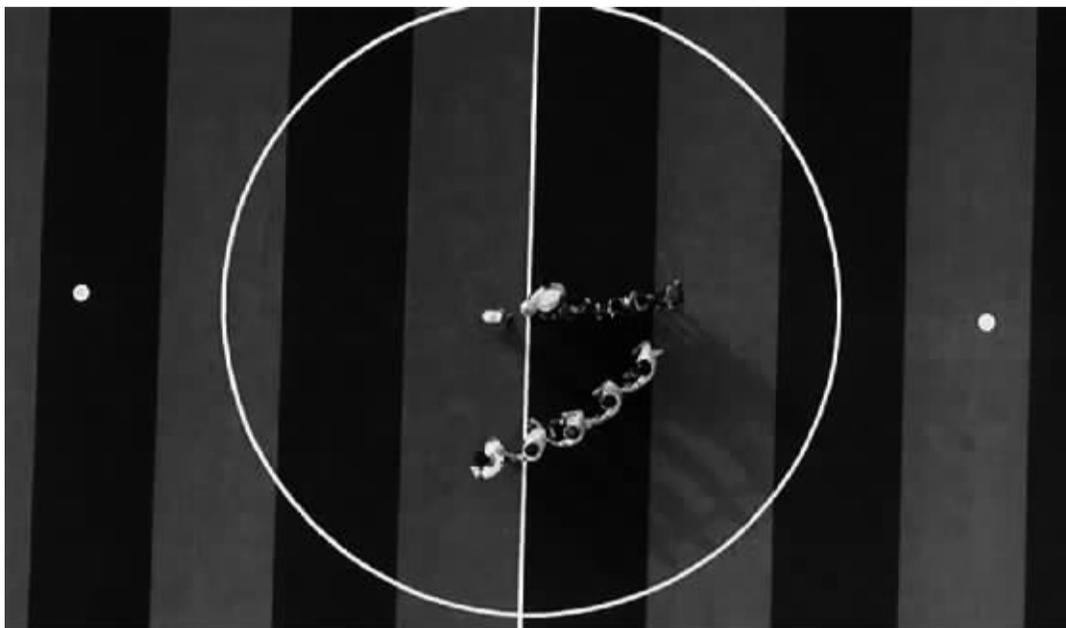
在“安静”的球场上,看不见的比拉力和小伙伴们追逐着属于自己的那道光,脚下足球的铃声正变得更加响亮。伴随着一阵“喂喂喂”的呼喊声,足球真切地滚到了比拉力的脚下。

射门——

足球 成为生活中的一道光

比拉力是一名B1级盲人运动员。B1的意思是全盲,没有视力,也没有光感。

他出生在莎车县依盖尔其镇的一个普通村庄。他先天双目失明,家里依靠养殖牛羊为生。2016年,到了上学年龄的比拉力来到莎车县特殊教育学校学习生活,这也是他第一次走出家



乡。每周,比拉力乘车40公里,向西穿过叶尔羌河,到莎车县特殊教育学校上学。

全盲的生活,缓慢又安静。他们摸着墙壁、搭着同学肩膀走路。在学校里,盲童们可以选修乐器或手工,想要纵情奔跑则是一种奢谈。

新疆是足球的热土,喀什有“儿子娃娃”足球队。2021年,两名喀什体育教练赴上海市盲童学校培训。随后,两人来到莎车县特殊教育学校,带来一个没有人听说过的新词语“盲人足球”。那一天,听到可以踢球时,是什么样的感受?对于比拉力而言,他感觉空洞的眼睛里好像有了光,身体按捺不住地躁动起来,好像在谈论一种令人上瘾的东西。

在上海,事情也在起变化。《喂喂喂足球队》纪录片摄制组想要记录特殊人群孩子的生活,制片人苏逸琰拜访了上海盲人足球队主教练张健。张健是国内首批盲人足球教练之一,有近20年的盲足训练经验。今年6月,张健前往莎车县特殊教育学校,精心组织足球训练,并挑选4名队员来沪训练和比赛。在多方努力下,一个40米乘以20米的球场被复制到了莎车。人工草皮取代了硬质塑胶地面。球场四周安装了一米多高的挡板。球门用厚实的软性材料包覆,减少撞伤的风险。

现在“喂喂喂足球队”共有13名队员。他们有一个更大的梦想,希望代表新疆队参加2025年全国残运会比赛。

盲人足球 是一场克服恐惧的游戏

13岁的阿地力江·吐尔孙今年上六年级,是来沪的4名少年中年纪最小的。他皮肤白净,眼睛很大,如果不是全盲的话,应该会有飞扬的神采。这样清秀的阿地力江,在训练中摔折了手臂。“他还哭了嘞。”比拉力笑嘻嘻

地说。阿地力江腼腆地笑笑,不说话。

初到莎车,张健家访了每一位盲足队员的父母。热情的家长端出羊肉,要他吃个痛快。但是张健有一件严肃的事情要说:参加盲人足球,将来在球场上要受伤的。平时十二分小心地保护孩子,现在要面对受伤的风险,能接受吗?

盲人足球入门的门槛是要跑起来。一般人跑步时重心前倾,前脚掌蹬地,双臂收拢,动作连贯。盲人习惯了摸着石头过河,双手微张,身体重心后倒,也就是所谓的“盲态”。即便心知前方是空旷的平地,也很难克服来自本能的恐惧。

没有人愿意看到孩子受伤,但盲人足球本就意味着冒险,某种程度上说,盲人孩子在生活中受到了“过度”的保护。现在,他们需要超越自己的心理底线。

要学跑,先学摔。张健执教这些年,见过太多伤病,脚踝骨折、鼻梁骨折……苗子能不能培养出来,就看能否突破心理这一关。在莎车,张健相中了16岁的努尔阿布都拉·玉苏普,也把他带到了上海。这个孩子球感出众,动作速率快,能够娴熟地做出拉球转身等动作。他的眼睛还保留了一些光感,或许正因如此,他在跑动中比全盲孩子要多

一些顾忌。

为了克服这种恐惧心理,张健想了很多办法。起跑前,他告诉队员,你离对面的挡板还远,有足够的冲刺距离。他指挥队员追逐皮球的声音,听到铃铛在响,说明球还在滚动,前方是安全的。随着训练的深入,努尔阿布都拉始终无法摆脱心理上的恐惧。张健说:比赛的时候要戴遮光眼罩,他不戴眼罩和戴眼罩踢球,完全是判若两人,他是有点可惜的。”

努尔阿布都拉最终决定退出足球队,他在这条冒险的路上已经走了很远。比拉力也想过放弃踢球,阿地力江也想过要放弃,他们坚持住了,还要继续走下去,不仅能够满场飞奔,双脚内侧的盘球推进也越来越熟练。队员进进出出,老队友退出了,又有新的盲童学生加入球队。

通过足球,盲足少年们领略到了无光世界里别样的精彩。他们有了教练、有了队友,未来还有可能走上更大的舞台。

“其实家长有时候比孩子还高兴。”球队主教练阿地力江·艾尔肯说:“有一个队员现在已经成了村子里的名人,他的奶奶知道孩子能跑着踢足球后,心里别提多高兴,走街串巷碰到邻居见人就说盲足少年的

故事,为孙子自豪。”

帮助少年们 带着自信融入正常生活

依布拉音江·阿不都外力,左眼残疾的九年级学生,球队主力前锋、队长,对阵上海盲人足球队时梅开二度。以前的他有点胖,体力也不好。自从参加足球队的训练和比赛,他壮多了,身高从1米70长到了1米86。他说:爸爸妈妈看到运动给我带来的变化,特别高兴。”

“球场的角逐传递着永不停歇的希望,而球场之外,同样有许多收获。孩子们不因看不见而束手束脚,听觉通感了视觉,能极大地帮助他们融入正常生活。”莎车县特殊教育学校校长刘益荣说:“把孩子们带去上海,也是想让他们感受上海的盲人是如何生活的。当孩子们知道了盲人可以上班,可以开店,对未来会有更多思考。”

视障人士的人生选择和体验,难以做到像常人一样丰富和参差。张健对此深有感触:就拿上海来说,盲人可以从事盲人按摩。但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做按摩这件事——待在一个封闭的房间里工作,人际交流很少,也不能接触外面的世界。其实,随着社会的发展,盲人的能力得到更好的开发,他们可以做的事情应该越来越多。”

张健早年在上海带出的盲足弟子,很多已经成家立业。他们偶尔还会相聚一起踢球。其中,有些人进入了大型跨国企业,专门从事与无障碍服务应用相关的工作。来沪期间,4名新疆少年参观了熊爪咖啡。这是一家以聋哑咖啡师为主题的公益咖啡店,店里的咖啡师获得过残疾人咖啡大赛的冠军。作为超大型城市,上海可以为残障人士提供更加多元的自我实现。

对于莎车县特殊教育学校的绝大多数孩子来说,可以预料的是,盲人足球不会成为他们的职业,他们终究会有步入社会的一天。参加盲人足球的经历,能够给予他们自信和更强大的自我意志:有些事情,我也能做到,哪怕受伤,也没什么大不了。用张健的话说:今后同人家嘎讪胡,你讲我踢过盲人足球,说出来人家觉得你有腔调呀!”

球场边,还有一支年轻的摄制团队用相机熟练地记录着每个画面。“我想让孩子们拥有平等的机会追逐梦想,用镜头为残疾人照亮更美好的未来。”苏逸琰希望帮助这群孩子通过盲足走出新疆,被世界看见。2021年,她启动了新疆少年盲人足球队项目,拍摄公益性纪录片《喂喂喂足球队》,这是中国第一部少年盲人足球队纪录片,截至目前,该纪录片已拍摄5个月,有望在明年10月完成。

(据《文汇报》)

